

托尔斯泰理想的爱

——爱在《舞会以后》的升华

陆霞

(四川大学 文学与新闻学院, 成都 610064)

摘要:托尔斯泰理想主义的核心就是平等博爱精神,具体表现为“不以暴力抗恶”和“全人类普遍的爱”,是善良、爱和自我牺牲。它是评价生活的道德标准和生命的意义所在。“托尔斯泰理想”实际上是人类对美好的生活的企盼,只是由于有了它,尘世生活才获得了自我超越的精神动力。短篇小说《舞会以后》表现了托尔斯泰对“人”的深切关怀。

关键词:托尔斯泰;理想的爱;《舞会以后》;托尔斯泰主义

中图分类号:I512.07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5315(2008)02-0091-05

托尔斯泰的短篇小说《舞会以后》无论从篇章结构、故事情节乃至人物形象等方面都无法与他的三部扛鼎之作《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复活》比肩而论:男主人公伊万绝对不需要像聂赫留朵夫在追寻自己的道德精神复活的历程中付出那么复杂艰苦的努力;女主人公瓦莲卡更没有安娜那跌宕起伏的爱情、绝望的痛苦以及悲剧的命运;而贯穿全文的主线既不拐弯抹角,也不曲折深奥,一切都那么简单而清晰。然而,《舞会以后》被视为托尔斯泰晚期短篇小说的杰出代表,它的意义与作用是不容忽视的。学界公认托尔斯泰对现实尤其是对当时的俄国社会现象进行了强烈的批判与淋漓尽致的揭露,他的作品从相当的广度和深度勾勒出“无与伦比的俄国生活的图画”^{[1]71},表现了他对俄国现实的热切关注。列宁评论托尔斯泰为“最清醒的现实主义”,是“俄国革命的镜子”^①。这是列宁对托尔斯泰文学做出的著名总结,是那一代人理解托尔斯泰文学思想的一把钥匙。从此,“托尔斯泰主义”、“不以暴力抗恶”、“道德自我完善”^{[1]59-61}等成了托尔斯泰的世界观及艺术思想的代名词,同时它们也成为人

们竞相评论的焦点,有时甚至成了遭受强烈批评的对象。

如果说三部巨著体现托尔斯泰精神由形成逐渐成熟,代表托尔斯泰思想探索的全过程,那么《舞会以后》不仅与托尔斯泰思想一脉相承,更是托尔斯泰思想探索的结晶。小说短小精悍,简明扼要,直观地展示了托尔斯泰成熟而稳定的思想。它没有曲折的情节,累赘的说教,有的是主人公极为冷静与干脆的选择与行动。《舞会以后》是托尔斯泰对心灵作彻底探究后的宣言与告白:世界秩序的核心就是爱,人类就应该“不以暴力抗恶”,应让“全人类普遍的爱”大行其道。事实上,当人类满足自身肉体需要之后往往会陷于精神的荒漠中,而且人是有灵性的生命,不可能长久生活在这令人窒息的荒漠里,他需要灵魂的生活,正如同他需要物质的生活一样,何况大师托尔斯泰。大师在像我们普通人天真生活的同时,他的情感触觉早已延伸到那理性世界,那世界向他索取的不是枯燥乏味的理性,而是活生生的情感和真诚的信仰。他的情感与信仰,简单说来,就是动人的理想主义光辉,这种理想主义的中心便是对人

收稿日期:2007-10-20

作者简介:陆霞(1971—),女,四川雅安人,博士研究生,西南交通大学外语学院副教授。

的关怀。这不仅不应当受到人们的质疑和批评,反之,还应成为人们努力追寻的目标。它是值得人类思考与关注的有关人生基本终极的问题。

托尔斯泰的好些文学作品直接借鉴了发生于现实生活的真实故事。比如,《复活》的主要依托是友人检察官科尼讲的一件真人真事,另一件真人真事则是律师卡拉布切夫斯基提供的。同样,《舞会以后》也是托尔斯泰在真人真事的基础上创作而成的,他的哥哥谢尔盖和驻军长官女儿的恋情成了短篇小说《舞会以后》几乎没什么大的增添与删减的情节,只不过托尔斯泰用他独特的视角和笔触将整个事件渲染得极富感染力和震撼力。贵族青年伊万在不到一天的短短时间内经历了两个完全截然不同的场景——舞场和刑场,托尔斯泰以细腻而现实的描写完成两个鲜明对比的场景转换,让主人公经历了视觉感官上的巨大反差,同时读者身临其境地分享伊万反差巨大的感受。伊万的爱情之火熊熊燃烧,足以融化一切冰霜,这是和谐产生的美,亲情产生的美,人与人之间的互爱产生的美。就在伊万还沉浸在无限幸福、无限喜悦的时候,他已不知不觉置身于对鞑靼士兵行夹鞭刑的刑场,伴随耳旁的不再是舞会一遍又一遍的舞曲,而是另一种生硬的、难听的音乐,那是刑场乐队不停地重复着“那支令人不快的、刺耳的老调子”^{[2]388},罪犯已经体无完肤,浑身抽搐,不停告饶。令伊万感到震惊的是,监督执行这一暴行的竟是刚刚结束的舞会上瓦莲卡那亲切慈祥的父亲,而让伊万更难以承受的是,上校认出他后不仅没有回避,反而当着他的面继续呵斥并亲自出手击打对鞑靼逃兵手下留情的士兵。这时的上校愤怒残暴,判若两人。虽然与舞会比较,刑场的描写只有寥寥几笔,可是托尔斯泰通过舞会的铺垫让伊万像只幸福的小鸟迅速飞上了快乐的云霄,又用刑场酷刑使伊万霎时从云霄跌下。从舞场到刑场的巨大反差让伊万有了强烈的心理和生理反应,他震惊、羞耻、作呕,像做了一件最可耻的事被人揭发似的,匆匆逃离现场。从此,伊万对女主人公由热恋转变为隔阂和冷淡,最终与瓦莲卡分道扬镳。

以往的评论认为,从舞会上温文尔雅的上校变成舞会后残酷暴行的监督者,托尔斯泰似乎以此揭露俄国沙皇军队的残暴、统治阶级的伪善、俄国专制制度的罪恶;或者说作品表现了托尔斯泰对沙皇制度不共戴天的仇恨与不满。笔者认为,大家将目光

集中于此,从而忽略了主人公的心理变化过程及成因,忽略了托尔斯泰究竟想说什么。文章要突出的恰恰不是仇恨,而是一个核心,那就是爱,可以说,整篇故事散发着浓浓的爱意。托尔斯泰一方面通过对伊万心理变化的细腻描写,着重烘托出伊万的爱在舞会前后的突变;另一方面,其简明的结构使一切清晰明亮如一面镜子,更为直截了当地传达着一代大师“不以暴力抗恶”而要以爱抗恶的思想情结。这不仅不是所谓的托尔斯泰在革命面前的宗法制农民的懦弱、软弱、不成熟,恰恰是一种难能可贵的人文精神。正因为此,《舞会以后》与大师的巨著一样具备艺术震撼和冲击力,成为托尔斯泰后期的一篇公认的佳作。

不论过去还是现在,不论世俗生活还是宗教生活,西方人的思想武器都来自两个绵亘千年的传统,“古希腊的人文精神和原始基督教的人格理想”^{[3]153},伊万正是深受这两种文明影响的典型人物形象。伊万在舞会前后泾渭分明:他从舞会前所谓“兽性的人”升华为舞会后“精神的人”^{[3]157}。在目睹刑场前,伊万一味追求个人的幸福,体验幸福带来的快乐,心中充满的爱是一个凡人所拥有的普通情感,一名青年男子对一名妙龄女子的情爱,这时的伊万就像天真、乐观的奥林匹斯众神一样无拘无束地享受着现世快乐。而看到鞑靼士兵惨遭鞭刑,存在于他心中的基督精神立刻复苏,他根本就没有考虑这个士兵的罪行或过失,他对这个鞑靼士兵表现出了无限的同情和仁爱,因为怜悯和“爱”,他直接就从心里宽恕了这个罪人,而对上校的暴行则持极其反感的态度,对整个执行场面怀着敌对的情绪。伊万的灵魂在行刑场得到了净化,伊万最初的凡人“爱”得到了升华。情爱已经在这里发生质变,伊万不再是原来的那个伊万,为着至高无上的人格理想,他最终牺牲了自己的爱情。纨绔子弟在仁爱、自我牺牲的教义中找到了自己的出路。此时的伊万就像为着人类幸福和罪孽自甘牺牲的普罗米修斯或耶稣基督的化身,他的行为不再荒唐滑稽,他猛然显得圣洁而高大。托尔斯泰曾这样写道,“人身之中存在着动物性的生命,动物性的生命不能算是人的生命”,“人的生命是动物性生命和上帝生命的组合,而且这个组合越向上帝的生命靠近,就越有生命力”^{[4]247-248}。

显然,做一个尽情歌舞、饮酒作乐、享受激情的

希腊人是容易的,而选择唯灵主义理想、禁欲主义生活态度的基督徒是困难的。然而,追求美好理想生存境界对于生活在任何文化环境中的人来说是具有共性的。在西方,这种愿望就体现于维护和坚持福音书提出的人格理想,即爱人如己,以平等之心对待所有人,怜悯孤寡贫弱者,宽恕犯有过失或罪行的人,为维护崇高信念不惜牺牲自己的一切甚至最宝贵的生命。这一思想的核心被概括为“爱”或“博爱”,就是说,感性的现世生活笼罩在惨淡凄楚的罪孽阴影之中,理想的彼岸世界无比灿烂辉煌,只有经历了痛苦磨难的灵魂抛弃现世世界时,它才能够最终进入光辉澄明的理想境界。学界普遍认为,两希文明对欧洲文化及其特定的观念形态产生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而他们的影响力跨越千年时空继续渗透社会意识迄今不衰。托尔斯泰自然也不例外。托尔斯泰青年时代对宗教曾一度怀疑,认为基督教及其教义完全是骗人的无稽之谈。随着对现实的了解,对宗教意义和作用的进一步认识,他不再简单的否定宗教,而是取其精华,认为解决人的苦难和罪恶问题,靠一个核心思想,那就是“爱”。他关注人生的目的和生活的意义也基于基督教的合理内核——博爱精神。在托尔斯泰看来,爱真的可以拯救社会,拯救人类,拯救世界,这在托尔斯泰大量的文学作品中得到了充分的诠释。比如《战争与和平》中出现了这样一个奇迹,当残忍成性的法国将军达乌审讯别祖霍夫时,两人相视了几秒钟,“在这相视的目光中,一切战争与法庭的条件都消失了,在这两人之间建立了人与人的关系,他们两人此刻都模糊地感到无数的事物,理解到他们俩都是人类的子孙,他们俩是兄弟”^{[5]43}。这就是“爱”的超人力量,它可以超越阶级差异、善恶差异,达到平等。于是苦难与罪孽消亡,人类恢复了原始状态,到达了幸福的彼岸。同样,《舞会以后》伊万的爱在刑场发生了意想不到的突变也就不足为奇了。

其实,伊万的爱在刑场前后的这种蜕变,或者说托尔斯泰对人生中最高层次的爱诠释早在舞会当中就已经出现苗头,“我不但愉快和满意,甚至感到幸福、陶然,我善良,我不是原来的我,而是一个不知有恶、只能行善的超凡脱俗的人了”^{[2]384}。在巨大的人生舞台上,伊万的爱已经上升到了一个至善至美的境界。他把自己不断升华的爱比作大股大股往外倾泻的热流,“我心中对瓦莲卡的爱,也把蕴藏在我

内心的全部爱的力量释放出来了。那时我真是用我的爱拥抱了整个世界”^{[2]386}。到了刑场,伊万顺理成章地拥抱了那名即使在平常人眼里都必须受到严惩的犯了大错的士兵,为着本不该他承受的痛苦和过错,为着这罪人,他选择了牺牲爱情来表达他的普渡众生的理想。就像将全人类的苦难都承担于一身的殉道者基督,我们可以感受到一个抽象精神凌空而起。小说的高潮与感人的部分就是伊万在刑场的决定与选择。我们一旦懂得托尔斯泰关于“全人类普遍爱”的理想,就会忽略主人公那略显得有些幼稚、草率、甚至显得懦弱胆小的行为,明白伊万与瓦莲卡真的再也无法逾越刑场这道障碍,明白瓦莲卡在他心目中的可爱形象会瞬间荡然无存,最终为他的行为与牺牲而感动。深受基督教浸染的托尔斯泰没有选择处处展现着令人羡慕感性魅力的希腊诸神的生存态度,却钟情于灵性生命的基督教理想世界。于是,在《舞会以后》里,托尔斯泰旗帜鲜明地高举“爱”的大旗,具体体现就是要爱人,不以“暴力抗恶”。由此,伊万出于至高无上的“爱”宽恕并原谅了那个罪人士兵,并对上校以暴力抗恶表示了极大的愤怒与谴责,最终以牺牲自己的爱情承担两人的罪行。伊万的行为简单明了地印证了“托尔斯泰主义”:以基督教“博爱”思想为基础,鼓吹不以暴力抗恶,个人在道德上自我完善,以及向宗教寻求出路。

列宁从当时的社会需求出发,评析托尔斯泰一方面无情地批判资本主义的剥削,揭露政府的暴虐、法庭和国家管理机关的滑稽可笑,另一方面却痴呆地鼓吹‘不用暴力抵抗恶’,并因此认为托尔斯泰对革命的态度是极为矛盾的,一方面他尖锐揭露和抨击专制制度,另一方面他又不赞成革命的斗争方式,否定社会主义革命^②。照此思路,以往文论往往质疑和批评“托尔斯泰主义”,认为《舞会以后》的批判力量是强大的,然而同时却宣扬了“不以暴力抗恶”的所谓“消极思想”,认定托尔斯泰不能对“恶”持正确的态度。首先是士兵犯下的罪行,触犯军纪,显然是“恶”,应受惩罚,杀一儆百,以正军威。但主人公的态度泾渭分明,对上校的暴行感到可耻和恶心,对士兵采取的是原谅和宽恕;面对他们所犯下的“恶”,伊万没有表示出坚决的抗恶的行为,没有谴责,有的只是逃避和怯弱,并因此可笑地波及到无辜的瓦莲卡乃至自己甜蜜的爱情。当然,在以暴力统治为基础的社会里,他的“不以暴力抗恶”的理想会

为人们所误解,会为他人所不以为然。托尔斯泰自己对此也曾指出:“当我警告人们,说依照基督教的训诲,决不可以用暴力去抵抗罪恶,应该用爱去连根带叶消灭它的时候,人们答道:‘我们不愿意听他说的话。他是傻子;他劝我们不要抵抗罪恶,让罪恶来压倒我们。’”^③但是,依笔者的理解,《舞会以后》传达的“博爱”精神一点都不幼稚可笑,相反,它是人类理想世界里的珍宝。托尔斯泰“不以暴力抗恶”的宗旨就是:谴责使用暴力,提倡以爱抗恶,要爱人;因为暴力本身是恶,现实的暴力是现实的恶,而以恶制恶的后果通常是带来更大的恶即仇恨、灾难和不幸;以恶制恶实际是人类的悲剧,是不理性的无奈之举。因此,他旗帜鲜明地反对暴力,也旗帜鲜明地主张不以暴力对抗暴力,目的是为了彻底消灭恶,而不是向恶屈服,助让恶的孳生蔓延。

无论是体现着托尔斯泰思想走向成熟的三大作品,还是短篇《舞会以后》,这些作品并不能证明作者对“恶”的软弱、退缩、逃避。反之,我们感受到一代大师伟大的人文情操。姑且不论这是不是托尔斯泰从基督教义提取的主旨,主人公伊万看似消极、被动的行为隐含着的理想是当代社会也应提倡的一种人道主义精神。作品体现了托尔斯泰对人类最真挚、最虔诚的关怀,这是人类永恒的可贵精神,体现着最值得肯定的人类价值。托尔斯泰对他的“不以暴力抗恶”的理想至死不渝,他去世前在给甘地的信中仍写道:“在我强烈感觉到死亡临近之时,我越想告诉他人我特别强烈感受到的是什么,和我认为具有重大意义的是什么,亦即什么是不抵抗主义,但是实际上这就是虽然被多加错误解释,却依然保持原样的关于爱的教导。”^④他还指出:“人的一生不过是一场不断地跟罪恶斗争,用理性和爱来跟罪恶作战的一生。”^⑤真正可以根除暴行和罪恶的是理性和爱,人类应用爱来彻底消灭暴力;以爱抗恶,而不是向恶妥协与屈服。所以,《舞会以后》并非是鼓励人们不去抗恶,而是强调以爱制恶。伊万看似被动、消极地行为却隐含着人类最崇高的爱。爱恰是彻底根除暴力的唯一途径,当然这个爱是基于神性生命的爱,纯洁无私的泛爱,超越尘世的真爱。这种爱与人的现实利益无关,而是与人的信仰和理性联系在一起的。托尔斯泰在《我不能沉默》中将他关于爱的理解做了清楚地阐释:“人类之爱是人人相爱,是爱一切人,像爱神的儿子因而也爱弟兄一样”^{[6] 454}。那

么,伊万对瓦莲卡的爱理所当然要让位于那“普天下之爱”了,因为有了这爱,人类才能得以拯救,回归到美好的原初世界。

一切从爱出发,人类相亲相爱,一个道德完善、没有暴力、和谐美好的大同世界就会实现。《复活》的主人公聂赫留朵夫为玛丝洛娃奔走上诉的悔罪过程的描写,尤其突出地表现了“不以暴力抗恶”、要以爱救人的思想。而聂赫留朵夫诚挚的爱最终感动了玛丝洛娃,她从此有了生活勇气、重新做人的决心。这就是“宽恕一切人”的力量,这是爱与善的伟大力量。然而,要实现这爱的理想,人们就得准备向聂赫留朵夫、伊万等这些鲜活的人物学习,学习他们能在物欲横流的世俗生活里选择道德精神生活,达到为了他人、为了“全人类普遍的爱”能放弃形式上的爱甚至勇于牺牲自我的圣徒境界。这个人生的终极目标在兽性人的尘世生活里似乎无法企及。既然如此,为什么托尔斯泰要吃力不讨好地去追求他的理想——这种存在于彼岸的爱?答案是简单的,因为他至始至终坚信,这爱是人类唯一的出路,希望世界上的人们因爱而能和睦友好,与人为善,共同拥有一个美好的大同世界;并且他认为,只要乐于努力与行动,人们能够接近这一理想。托尔斯泰曾说:“人们只有逐渐地日益摆脱参与暴力、使用暴力和对暴力的习惯,才能接近于这一理想”^⑥。

正是由于经历了漫长暴力统治的历史,人类才逐步以理性的眼光体悟真善美的道理,体悟生命的价值与意义,呼吁人类之爱——爱自己当然也爱他人。托尔斯泰有着这样关于“爱”的理想和浪漫情操,与他在成长过程中经历的“爱”密切相关,或者说,托尔斯泰对生命意义的执著探索、深刻理解都源于他童年充满爱的经历。这种爱的经历一直珍藏在托尔斯泰心里,直到70岁以后,托尔斯泰还这样感慨:“关于‘蚂蚁同胞’亲爱地彼此相依的这种理想,我一直没有改变过,不过现在不是在两把用围巾遮起的靠手椅下面,而是全人类互相依傍在广阔的苍穹之下。”^{[7] 18}他相信,爱能消灭人间种种罪恶,为人类造福的真理。托尔斯泰终究没有实现他的理想和目标;或许,这理想与现实的确存在着一定的距离。但对于我们来说,托尔斯泰理想的真正含义并不在于它是否会奇迹般的实现,而在于它对人类精神的感召作用。托尔斯泰理想实际上是人类对一种更美好的生活前景的企盼,只是由于有了它,尘世生活才

获得了自我超越的精神动力。因此,《舞会以后》体现于伊万身上的托尔斯泰理想——“博爱”、“不以暴力抗恶”,体现着批判现实主义大师对人类本质的探索,对道德规范以及找寻解决社会问题的新的出路的思考,它植根于人的道德本性和情感需要的人性基础之中,具有顽强的生命力,超越历史时空的高度和界限。契诃夫认为,“托尔斯泰永远也不会陈旧。语言会陈旧,可是他会永远年轻”^⑤。而在批评家勃兰兑斯看来,托尔斯泰能以稀有的“预见的

才能”现实主义地描写生活^⑥。托尔斯泰毕生苦苦追寻人生的意义,于平凡的生活中体验生命的价值,这些应当是伴随着人类成长并属于人类终极目标的东西,永远是人类社会肯定、赞扬的精神价值导向。批评家莱辛有言:“人的价值不在于占有或自以为占有真理,而在于他为探寻真理所作的真诚的努力。”^{[8]142}笔者认为,用这句话来概括真诚又勇敢的探索家托尔斯泰再合适不过了。

注释:

- ①转引自余绍裔《哲学·革命·文学—列宁论托尔斯泰》,见参考文献[1]第53-72页。
- ②转引自《托尔斯泰中短篇小说选》,吴育群,单继达译,广东省花城出版社1983年版,第2页。
- ③转引自鲁效阳《试论托尔斯泰的宗教思想》,见《托尔斯泰研究论文集》,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版,第154-174页。
- ④转引自赵宁《托尔斯泰的乌托邦思想》,《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1期,第64-65页。
- ⑤转引自朱逸森《在作家中我偏爱托尔斯泰——契诃夫谈托尔斯泰》,见《托尔斯泰研究论文集》,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版,第461-471页。
- ⑥转引自陈荣《欧美作家论托尔斯泰》,见《托尔斯泰研究论文集》,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版,第73-128页。

参考文献:

- [1]余绍裔. 哲学·革命·文学—列宁论托尔斯泰[C]//托尔斯泰研究论文集.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
- [2]托尔斯泰. 托尔斯泰文集:第4卷[M]. 蒋路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
- [3]曹顺庆. 世界文学发展比较史[M].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 [5]托尔斯泰. 天国在你们心中[M]. 李正荣译. 上海:三联书店,1988.
- [6]托尔斯泰. 托尔斯泰文集:第8卷[M]. 刘辽逸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
- [7]托尔斯泰. 托尔斯泰文集:第15卷[M]. 冯增义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
- [8]李泊杰. 德国文化史[M]. 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2.

On Tolstoy's Ideal Love ——The Sublimation of Love in “After the Ball”

LU Xia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 Institute,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610064)

Abstract: The core of Tolstoy idealism, a moral criterion as well as a meaning of human life, is equality and fraternity manifesting itself as non-violence against the evil, universal love for human being, kindness and self-sacrifice, which is actually human expectation of a better life, and because of which the mortal life acquires the spiritual strength of self-transcending.

Key words: Tolstoy; “After the Ball”; non-violence against the evil; universal love for human being

[责任编辑:张思武]